

五月的恋歌



范觉甫 著

作家出版社

五月的恋歌



范觉甫 著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五月的恋歌 / 范觉甫 著. - 北京: 作家出版社, 2005.8

ISBN 7-5063-1856-3

I. 五… II. 范… III. ①中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②纪实文学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 I248.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5)第 081759 号

五月的恋歌

作 者: 范觉甫

责任编辑: 歌 夫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编: 100026

电话传真: 86-10-65930756(出版发行部)

86-10-65004079(总编室)

E - mail: wrtspub@public.bta.net.cn

<http://www.zuojiachubanshe.com>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: 北京海淀海丰印刷厂

开 本: 850×1168 1/32

字 数: 112 千字

印 张: 4.6 插 页: 2

印 数: 0001-2560 册

版 次: 2005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ISBN 7-5063-1856-3/I·1842

定 价: 15.00 元

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慈溪市图书馆 存阅





金婚题照兼谢友人摄

柳汀街畔春霏涔，周君盛情摄双影。
小桥流水居淡泊，大港闹区享宁静。
有风有雨有携索，无霜无雪无馨温。
荆棘载途铸金婚，一把绿伞铭党荫。

序

魏振纲

甲申金秋,范觉甫先生从慈溪长河来函;说是想把几年来发表于报刊的作品选编成个集子,嘱我写一个《序》。为此,还附上了一大叠作品文稿。对他的厚谊与信任,我深为感动。可又使我为难:写吧,我这个人没多少文艺细胞,确是力不从心,有负重托;不写吧,又怕有失老友所望,于心不安。那么,还是拜读了文稿再说。

翻读着一篇篇作品,眼前浮现出当年我与老范初识的情景。那是1958年清明节,上级决定要让一批从家门到校门,又从校门到机关大门的“三门”干部直接放到农村劳动锻炼,我们县里就从党群、工交、财贸、农村、文教等各个系统列出了五、六百名机关干部和管理人员,按系统编成几个下放队分赴农村。我被任命为党群系统下放队长。过不久,县里又放来了几位在“整风”运动中摔了跤、戴了帽的干部、教师,交给下放队“监督管理,劳动改造。”其中,就有青年教师范觉甫。尽管,由于当时的处境,我们之间不能正常的交流,更不便多作个别谈心。但几个月下来,我发表老范这人能刻苦劳动,还默默地帮着有些队员完成生产定额,劳动之

余又注重看报读书,待人处事比较实在,就让他负责戴帽人员的小组学习。可这样做,竟被有些人指我为“思想右倾”,用来上告邀功。这就是多年后我在奉和老范《致畏友》大作时所说的“赤胆犯颜成犯过,无言相对却相知”的真情实况。也正是身经这种严酷的风雨历程,才增长了彼此之间的了解与友谊。

翻读着一篇篇作品,眼前跳动着一颗爱国怀乡的赤子之心。尽管在长达二十多年的岁月里,由于党在工作中的失误,使老范遭到了极不公正的待遇。但是,风雨过后,他不抱怨,他用无产阶级世界观判断是非,更加勤奋地工作,认真负责地教书育人,又用满怀深情的笔触,谱写了几十万字情系家国的华章。在《张良克外传》、《找寻》等篇章里,他倾注了对老一辈革命家与地下工作者的敬仰之情;在《大三巴轶闻》、《达蓬山表哥》中,他沉浸于对祖国神圣领土和家乡山水的爱;在《十月的恋歌》、《垃圾窝风波》的字里行间,洋溢着对家乡解放和改革开放以来新人新事的赞美。

翻读着一篇篇作品,眼前站立着一个热爱事业,热爱生活的男儿形象。范觉甫先生出身于姚北的教育世家,少年时代曾就读于余姚简师。解放初曾参加社会调查、助征、土整和县人代会工作,在新中国社会改革中锤炼。但历时最长的还是人民教师这个崇高的职业。因而,对于长年耕耘的校园,有着特别深厚的感情。在这部集子的好多篇章中,人们可以随时随地看到杏坛的嫩绿,闻到桃李的芳香,仰望到那些在万紫千红背后辛勤浇灌的园丁们的身影。直率地说,这

许多小说、散文与报告文学之中,可以找到老范本身的悲欢离合和风雨人生。从而,使作品更加贴近生活,更加真切感人。

当然,感人的不仅在于文章和故事,更在于老范的人品。你看,一个从教师岗位上退了下来长者,不甘随俗消闲,不图含饴弄孙,而是挥舞笔墨,老有所为,以连年累月的笔耕取得了丰硕的成果,并因此而使其大名编入多部全国性的名家辞书。我在这里对觉甫先生的文艺创作成就和本书问世,致以真诚的贺忱!祝愿他身体健康、创作常新。

2005年1月

目 录

[1] 序 / 魏振纲

【中短篇小说集】

[1] 五月的恋歌

[15] 十月的恋歌

[29] 等待

[42] 找寻

[47] 张良克外传

[56] 达蓬山表哥

[60] 垃圾窝风波

[66] 大三巴轶闻

[79] 海湾恋歌

[86] 智斗洋商

[92] 怪人杨国栋

【纪实文学】

[98] 张淑贞小传

[118] 张云乔传略

[139] 跋 / 范觉甫

五月的恋歌

—

“太阳出来了,太阳出来了,呀嗬哟呀嗬……嗬嗬!”起床钟还没有敲响,S城简易师范学校男生宿舍歌声嘹亮。其实,太阳还没有出来,外面还是一片漆黑,只是这几天学生们特别兴奋,他们听说人民解放军已经渡长江,预感到摇摇欲坠的蒋家王朝日子不会太长了。有的甚至亮开嗓子把《你是灯塔》那首歌曲中,音乐老师余先生再三叮嘱的“年青的中国学生们”改唱了“年青的中国共产党”;《山那边呀好地方》那首歌曲中的“山那边”改唱了“解放区”。

“波,要当心,现在还不是改唱的时候!”老成持重的德轻声地警告同学高波,张德涵是高波同班最要好、最要好的同学,他们观点一致,两人无话不谈,虽然,他们性格迥异,爱好不同,高爱体育、爱美术、爱音乐,张爱文学,爱写作,高性格外向,直话直说,锋芒毕露,而张个性内向,不多言谈。有一次国民党长江部队一个排长带了几个小兄弟到学校里来打篮球,高波是校队中锋,因争球与那个排长争吵起来,高脱口冲出一句:“战场上的败兵,到这里来逞什么凶。”幸亏张德涵把他们的注意力引向别处,才不致闯出祸来。

“阿德哥!现在我们该做些什么事?”波也轻声问张德

涵。同学们爱昵称德涵为“阿德哥”，虽然他们一般同龄，有的比德涵年长，因为德涵与“三北虞洽卿”同乡，名字中又有一个“德”字，大家就顺手把虞的外号送给了他。又因为他老成持重，在同学中显得比较成熟，大家有事爱和他商量。其实，他是地下党的外围组织，“新民学会”的成员，有的意见和主张就是代表党的，所以就显得更加成熟，常常都受到同学们的赞成和拥护。

“搞一张油印小报怎么样？基本上是文艺性的，但也转载一些《四明简讯》里的消息和抨击黑暗的文章。”

“好！好！多印几份，要面向社会，我来设计报头，你说取什么刊名？”

“就叫‘晨星’吧！和我们的班级墙报同名。”

“对！晨星，黎明前的星星，告诉大家天快亮了。”

“不过，经费……”德迟疑地说。

“没问题，我回一趟家就是。”波翻身起床，满有把握地说。

“要小心，不能保证没人密报县党部。”德想起去年秋三班周兆阳因组织“反内战、反迫害、反饥饿”的示威游行而被国民党县党部叫去“训话”，结果迫得周连夜上了四明山的事，就谨慎地叮嘱波。

二

“波！现在《晨星》满街飞，很多人怀疑是你干的，你要小心啊！”落日的余晖，显得特别耀眼，一丝丝金色线条织成一个布满天空的大网，笼罩着S城，辉映着舜江畔踟躅的波和

萍,为他们各自的风度、丰姿增添了青春的美,在相互的爱慕中,更深了一层。但他们是矜持的,有距离的,他们之间没有轻浮的吻,也没有热烈的拥抱,在波显得有点激动的时候,只是轻轻地握住了对方的手,而萍只是温顺地配合着就传递了他们相互间的爱。波和萍都爱好艺术,曾在学校演话剧《原野》时,被选为仇虎和金子的扮演者,现在他们真的走到一起成为生活中的情侣。

“《晨星》出了两期,你满意吗?提提意见。”高波没有正面回答林婕萍提出的问题,却请她提意见,他对婕萍的关心不无谢意,不考虑自己的安危,更关心的是《晨星》在人们心目中的印象。

“很好,给S城的人们鼓起了渴求解放的信心。但那首杨柳青写得太露骨了。”

“你说的《大军已渡扬子江》吗?”波忽然高兴地情不自禁地唱起来:

“大军已渡扬子江啦啊!势如破竹不可挡哟,杨个杨柳青哟,黄衣裳、都跑光,哎啦伊哎唷,蒋介石哭悲伤啦啊……”

“好得很,好得很!”婕萍忘记了自己是劝告波的,竟情不自禁地赞扬了他,还问:“是你写的吗?”

“我只能写写这种民间形式的小调,阿德哥的杂文才够过瘾的,才真正是刺向敌人的匕首,他学鲁迅的笔调,有水平。”

婕萍终于偎依着波,像是再也舍不得离开他。

不久,省城解放了,S城紧张起来,县长换了人,新任县长郑某风尘仆仆到简师里来演说,他说:“各位安心读书,国

军撤退是暂时的,我还要到这里来做县长呢?S城有一张《晨星》报,太不像话,听说是你们学校里的学生干的,请各位好自为之,等政府查出来了,不能怪我郑某不讲情面了。”

婕萍看看波,有话要说的波看看德涵,他霍地站起来发言:“请问县长,省城已经解放,S城还有什么办法?”德涵欲止之,已经来不及了。

“这个……这个……”郑某晃了晃脑袋答不上来,忽然灵机一动说:“这个你不能问,S城内外还有十万国军哩!”

“十万算什么,蒋介石有八百万呢,现在到哪里去了?余汉谋在S城贴布告招收青年到台湾去,我看他们是三十六计走为上计,迟早要丢掉你县长的。”波抑不住激动竟滔滔给郑某上了大课。

“住口!”郑某有点愠怒:“我叫你好好读书,总不会错吧!”

三

“阿德哥借一双鞋子给我,我要到街上去,”第二天是星期日,早上吃过饭后波对德涵说。

“好!我这里有一双新鞋,你穿上试新吧!”

“不,伯母做一双新鞋不容易,我就穿你的旧鞋吧!”

“没关系,没关系,你穿去就是。”

“实话告诉你,我怕穿新鞋、穿新鞋是要压脚的。”

“那你把旧鞋拿去,反正我在学校里穿新鞋也不会压脚。”

波临别握了德涵的手,好似有话要说,但终于默默地走

了。

德利用星期天在寝室里写稿,为第三期《晨星》的出版作准备,中午波没有回校吃饭,德也没有发现。到了傍晚,他想把稿子交波刻印,到处找寻不见他的身影。有人说波和秋三班的诸启明、滕柏树一起上了四明山,他的心里有一点震动,想不到老朋友竟不别而行,赶在自己的前面走了。但是新民学会的领导人要他在S城解放前组织好简师同学的护校队,分发和张贴《四明简讯》,继续编写出版《晨星》,S城解放前德知道自己断不能走。

德思索再三,决定把刻印《晨星》的工作交给婕萍,他到女寝室找婕萍,只见婕萍呆呆地坐在床边,有几个女同学围着她,有的像是在劝慰她,有的见德涵进来忙让座。女同学克奋问:“阿德哥无事不登三宝殿,今天有何贵干?”

“我有点事想请婕萍帮个忙。”

“什么事?”克奋代婕萍问。

“婕萍字写得好,我想请她刻一张蜡纸。”

“没有空,没有空!萍今天心情不好。”克奋大声说。

“为什么心情不好,未必是少年维特式的烦恼吧!”

“有点像,你看!”克奋随手递上一张条子,只见上面写着短短几行字:

萍:

我被监视了,不能不走,恕我不别而行。我对你的爱是始终如一的,你等着,不久我们会再见的。

你的波

1949年5月15日

“你的任务交给我吧,让婕萍安静几天。”克奋爽朗而又关切地对德涵说。

“不,我能,阿德哥,我很高兴接受你交给我的任务。因为我知道这工作本来是波的。”萍站起来接过德手里的稿子,随即对克奋说:“谢谢你的好意。”

四

五月的S城湿热难耐,滨江路上行人很少,店铺半掩着牌门,听说昨晚国民党长江部队抢劫了几家殷实的商家,所以大家警惕起来,鄙视着国民党溃军的汽车,装甲车从大街上开过。城西北炮声隆隆,枪声咯咯,解放军前进的速度快,国民党军不得不打几下,掩护他们的溃军逃跑。地处西北隅的S城中学学生逃难到简师里。德涵忙着为县中同学安排生活。

急切盼望的日子终于到来了,5月24日清晨,灿烂的阳光迎接了S城的解放,北门外到处是国民党军遗弃的头盔、军服。县政府里公文纸狼藉满地,同学们热情地到街上去迎接解放军。

……捷报如同雪花飘来雪花飘,

解军大军功劳高来功劳高,

千军万马如猛虎,

蒋匪兵败如山倒……

一曲曲激动人心的歌声从人们的胸腔里迸发出来。墙壁上贴着毛泽东、朱德的布告,解放军纪律严明一个也不进入人民宅,德和许多老师邀他们到学校里来休息也不肯进来,只见他们席地坐在街边的空地上,由文化教员指挥大家齐唱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》和《东方红》等歌曲。有一辆军用车调头不慎碰破了住户的墙壁,他们就出钱赔偿损失,还不断表示歉意。

在欢呼雀跃之后,德涵不禁暗暗问自己,投身革命是早已向往的,所做的一切就是为了今天的解放,可是今后的路怎么走?何处才能一显身手?喜悦之余不禁泛起几缕迷惘。于是他鼓起勇气,走到一个在路边休息的解放军中看似领导干部的旁边,那位同志和蔼地说:“你是学生吧,蒋管区的学生是好样的,是革命的生力军。”德涵听他亲切的话,就觉得这位同志像是自己的兄长一样,于是就敞开胸怀向他谈了自己的心里话:“我想参加革命,但我爱好写作、想当记者,当作家,我现在心里很矛盾。”那位同志沉思了一会:“你的理想很好,但现在首先应该当好一个战士,因为全国还有一半土地需要我们去解放。我也有我的理想,我当然也不会一辈子当兵,革命需要我到哪里,我就到哪里。”那位同志一席话,让德涵一生难忘,他终于改名张枫,下决心参加了解放军。

五

铁流滚滚向东,像奔腾的江水流经五月的山岗,像和煦的春风吹过江南的村庄,张枫被分配到连队里当文化教员,

不久他参加解放大陈岛和一江山岛的战斗，被批准为中国共产党党员，升任为连队指导员，接着部队调到浙南剿匪张枫负伤立功，以后逐步提升为营教导员、团参谋、团政委于1956年转业到B市任检察院检察长，他爱好写作，业余完成了两部长篇小说，不久被调入市委宣传部兼任市文联主席。

在一次文艺性座谈会上，张枫偶然碰到老同学克奋，闲谈中，克奋问他是否解决个人问题，他说：“年过二十五、鞋破无人补。”克奋却高兴地说：“哎哟，好得很！”原来林婕萍至今尚未结婚，现在C城任报社主任记者。

林婕萍与克奋于1949年7月同时参军，被分配到20军文工团做宣传演出工作，婕萍改名林茜，后调任随军记者，曾和高波先后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，赴朝鲜抗美援朝。但不是在同一个部队。高波当时任志愿军副排长，在一次战斗中匍匐前进，偷袭敌人军事设施，一个炮弹，硝烟迷漫，高波再也没有回来。当时亲眼看见战斗经过的排长和战士都认为高波已经牺牲了。但是婕萍总认为高波没有死，她痴心地等待着，因此任何男子向她表示爱情都无动于衷。

“萍，这么多年了，波还会回来吗？”克奋终于找了一个机会到C城会见了林茜。

“他不会来，我永远独身是了。”林茜坚持自己专一的爱情观，她回忆和波在一起的时候，是那样的美好、温馨、使人留恋、在《原野》的演出中，他和她都进入角色，仿佛真的和他谈情说爱。后来在部队文工团和别人一起演《白毛女》、《小二黑结婚》、《兄妹开荒》等都没有那种感觉了。

“德涵也是我们简师的同学，个性也很好，现在他当作家，你当记者，也是志同道合的。”克奋苦口婆心地成人之